

一 前言

二〇二〇年入秋不久，網絡上就有了流言：一個農村的小夥進西安給老闆打工，老闆是大老闆，在城南的秦嶺裏為自己建了別墅，派小夥去做保安。別墅裏還派去了一個保姆。老闆在城裏的公司裏忙，平日不大去別墅，保安和保姆便在那裏生活。他們每天商量著想吃什麼飯就做什麼飯，要幹什麼活了，也一起幹。日久生情，兩人結為夫妻，並生下一女。後來，老闆因故去世，其兒子從海外留學回國，繼承家業，成了新的老闆。新的老闆卻娶了他們的女兒。保安和保姆做了岳父岳母，依舊住在別墅，名正言順是了主人。

網絡上的流言，多仇官仇富仇名，輿情起來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常常就演變成了一種暴力：詆毀、誹謗、造謠、謾罵。那可是山崩地裂，洪水猛獸。多少被網暴的人如一棵苗子正蓬勃生長，突然被掐掉尖兒，委頓而不再能分枝散葉，甚或有的從此抑鬱，精神崩潰，跳樓上吊，一死了之。

所幸的是這段流言因為不是真名實姓所指，沒有發展成暴力，但傳播迅速，蔓延廣泛，人人似乎都有興趣，認作是當世的

笑話，惹爆了一場社會狂歡。

到了八月，天還是沒有下雨。連續六個月不下雨即是災年啊。西安城裏依然赤日炎炎，沿街兩旁的樹木葉子枯萎，草坪全乾了，裸露著土塵，到處是浮浮裊裊像水草搖曳般的光氣。有人放在三輪車座上的打火機啪地炸了，有人拿了生雞蛋在馬路上煎，生雞蛋真的就煎熟了。洗河在南大街二道巷走著，燥熱難耐，幾次想指尖蘸了唾沫伸進上衣裏去塗抹在乳頭，這是他祛熱的秘方，可稠人廣眾不可能這樣，就每走到一個路燈杆下了便站住，路燈遮不住陽光的照射，那投下的巴掌大的陰影，心裏總有一絲涼意。終於看到一家商舖子賣飲料，走過去。「來一瓶礦泉水呀，」他說，「要冰凍的。」

櫃檯內一男一女也正在議論著這段流言。女子一額頭的熱疹，笑得花枝亂顫，說：「噫！那他不是給老闆打工，是老闆一直在給他打工嘛！」男的肥胖，像是從河裏才撈出來，衣服貼在身上，汗還是流個不停，把肚皮抱起來放在櫃檯上了，沒有笑，拿指頭敲玻璃檯面，「瞧這世道！大棚菜亂了季節，小三亂了輩分，醫美店亂了年齡，啥怪事都有啊！」忿忿不平，就啊嗤一個噴嚏，唾沫星子濺到了洗河的臉上。

洗河看著那女子和胖子，不去擦臉，還直挺挺地把頭伸過去，身後的陽光照著他的後腦，兩隻耳朵通紅透亮。他說：「你們說的那人就是我。」

「是你？」

「是我。」

「就是你？！」

「就是我。我叫洗河。」

洗河掏錢，故意從口袋裏拉出厚厚的一沓票子，從中取出一張放在了檯面上，再把那沓票子塞進口袋，拿起一瓶水離開了。女子的表情還凝固著，說：「是他？啊？現在的騙子太多了，連這事都有人冒充？！他說他叫什麼來著，洗河，這是啥子鬼喲！」



二 洗河

（一九七八年——一九九六年）

洗河是西安城北二百里外的崖底村人。他出生的時候，村前的淤泥河漲水。淤泥河平常水淺，河灘亂石雜草的，沿岸人家還都往那裏倒垃圾。這一次水漲得大，河裏裝不下，把兩岸的堤全決了。村人都說這是河洗了。他爹就給他起名叫洗河。

洗河長得醜，是他一雙腳十二個指頭，每個腳多長了一根。他娘給他做的鞋前寬後窄。他沒安靜過，爬高躡低，一雙新鞋十天半月就穿壞了，所以他赤腳的時間多，腳底有一層死肉。

一九七八年，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，公社的土地要分給各家各戶。棋盤鎮街上放火銃、唱大戲，崖底村也敲鑼打鼓。洗河在村巷裏大呼小叫。有人說：「洗河，洗河！你爹又打你啦？」洗河說：「沒打，三天都沒打。」他點著了一串鞭炮到處跑，引燃了打麥場上的麥秸垛子，他爹這回是當眾打他，但村裏人卻都不去救火，遠遠地看著火光沖天，說是火燒財門開，倒熱議起那些水田和坡地該怎麼個分法。村小學教師文丑良也在人群中看熱鬧，

說：「就那麼些土地麼，收上來，分下去，再收上來再分下去，分一次就一次革命，中國的革命永遠都是土地革命。」

洗河家分得三畝水田、五畝三分坡上的旱地。

所有的人家都在院門牆上修個龕，敬上了土地神。三四年裏，人精心耕種，也是風調雨順，莊稼豐收。洗河家的屋裏挖了地窖，僅僅是紅薯，儲了兩千斤，不僅蒸吃煮吃，還切片曬乾磨粉，攤煎餅，炸丸子，壓餡餅，吊起粉條。

溫飽解決了，農民就想著兜裏能有錢，賣些瓜果，販些豆乾，等著雞溝子下蛋了去換些油鹽。終於允許進城開作坊或做勞務工了，崖底村有八人，都是膽大的，用草繩捆了鋪蓋就要去西安。洗河爹就是其中之一。

臨走時，家裏要買些棉花紡線織布，洗河娘又有胃病需要看病抓藥，洗河爹去向文丑良借錢。聲明借三元，將來還五元。洗河爹當天光腳穿雙黃膠鞋，腳出汗，鞋裏邊和了泥，咕噥咕噥響。文丑良說：「就穿這破鞋進城呀？」洗河爹說：「回來穿雙皮鞋給你看！」

洗河爹其實是一表人才，大半生都懊喪自己沒生在戰爭年代，否則他會是戰士、將軍、革命的大英雄。那麼，他會揹槍，在村裏、鎮街，甚至縣上，挨家挨戶地尋找誰是他的新娘。不至於現在的老婆又矮又黑，生下的洗河還是個六趾。

洗河從來不照鏡子，他見不得他。他爹更是見他腳上的鞋撐破了，或者他赤著腳，不是罵便是打，手裏有什麼東西就拿什麼東西打，沒東西了搨耳光。但洗河捱了打不哭，任鼻血流著，站

在那裏也不躲。他奶那時候還活著，過來拉開他，他說：「我恨你！」他奶說：「我不拉開你，讓你爹打死去，你恨我啥？」洗河說：「恨你生了你兒！」

那些年，都傳說西安城裏的錢好掙，即便在建築工地上搬磚鏟沙和水泥，一天管待吃喝還能落下十元。洗河爹第一次回來，人果然煥然一新，穿了有四個兜的中山裝，還穿了皮鞋。在下雪天去給文丑良還錢，把皮鞋腳印就留在學校院子裏。

洗河爹每三個月半年回來一次，都會帶一捲錢，說是攢著，攢够了翻修房呀。洗河娘把錢用塑料紙包了，藏在紅薯窖裏。紅薯窖裏潮，錢發黴，洗河娘要關了院門，把錢一張一張攤在席上曬一晌午。

後來，洗河爹再回來，在家裏的炕牆上貼了許多掛曆，掛曆上都印著影星頭像。又在土炕靠牆處墊上磚，用木板支起一個鋪。洗河爹夜裏要單獨睡在鋪上。想做那事了，從鋪上翻下來，事畢了，再爬上鋪去。洗河爹知道掛曆上影星的名字，做那事時就叫喚著某個名字。在家待五天，每晚輪換了名字叫喚。

洗河已經是鎮初級中學的住宿生，一星期回家一次。見娘在院子裏的席上曬錢，一邊曬一邊哭。洗河撕那些掛曆，掛曆用糝糊貼上的，撕不乾淨，他用鋤把整個牆皮鏟了。

洗河勸娘離婚。他娘說：「你胡說啥呀，哪有兒子勸父母離婚的？！」

暑假裏洗河回來，發現他家中堂牆的上方掛著一輛嶄新的自行車，問娘這是哪兒來的，怎麼掛得那麼高？娘說是你爹前幾天

回來了買的，將來了給你訂婚備的，掛得早，不讓你現在騎，也不借給別人騎。那時候，農村訂婚的彩禮必須有三大件，一是手錶，二是縫紉機，再就是自行車。洗河說：「我要他給我買呀？！」

崖底村有風俗，出門在外的人久無音訊了，要人回家，就在井壁上吊一雙那人的舊鞋。洗河娘曬一回錢，都要把洗河爹的舊鞋吊在了院子裏的水井壁上。洗河就看著娘，看上好久，弄不懂這是娘讓爹去打工呢還是讓爹壓根就待在村裏。

* * *

一九八九年，崖底村人在西安打工的第六個年頭，五月裏遇到了沙塵暴。其實每年風從新疆戈壁灘颳來都有幾天沙塵，但從中旬起斷斷續續了二十天，黃天灰地的，出門不能多說話，張嘴便鑽進沙，偶然落些小雨，躲不及，泥點子把白襯衣變成花衫子。到了六月，老闆宣佈工地停歇，民工一律不准出工區。洗河爹當然不曉得這是怎麼啦，他本該和別的打工者一樣就在工棚裏玩撲克，玩累了睡大覺，可洗河爹要看稀罕，工區的大門鎖了不能出去，他就爬到正建著的一座大樓的腳手架上要居高望遠。沒想，在腳手架上一腳踏空掉了下來。掉下來落在一間塑料板棚上。以為這有個緩衝，人可能骨折，命可以保住。偏偏他把塑料板棚撞破，棚裏又偏偏有個和白灰的鐵盆，一頭扎進鐵盆，腦袋就像西瓜一樣爆了。

洗河爹死得還不是最慘。崖底村去西安打工的先後死過四

人，有架線時被電打死的，有過馬路被汽車撞死的，有掙著一捆鋼管小跑著突然倒地死的。還有李建社給立交橋的橋墩澆灌水泥漿，自己頭暈跌下去，澆灌的水泥漿還在繼續，他永遠凝固在了橋墩裏，連屍首都沒拉回村。

爹還沒有死的時候，洗河就不想再上學，娘勸說不聽，他和萬林乾脆從鎮上拿回了鋪蓋，把課本塞到灶膛裏燒了。萬林是老萬的兒子，老萬在村裏開了個診所，號脈、針灸，治些頭疼腦熱，老萬讓萬林背誦《湯頭歌訣》，將來也能行醫。洗河娘就罵洗河：「你回來能做啥？我治不了你，讓你爹回來了打你！」但洗河爹的屍首被運了回來，靈柩停放在院裏，洗河覺得再也捱不上爹打了，嗚兒嗚兒地哭。

埋葬了爹，娘是一夜白了頭。這年秋天裏胃病加重，而且經常心慌，一心慌就冒冷汗。老萬用偏方給她治，就是把他老婆的一枚銀鐲子煮了喝湯。這辦法真起作用，洗河娘每三四個月就去借銀鐲子，老萬的老婆說：「我這銀鐲子都被你煮細了！」洗河娘再借銀鐲子，就給老萬家端一升麵粉，或者提一籠紅薯。

萬林也不喜歡背誦《湯頭歌訣》，和洗河整日不沾家，在樹上砍枝杈子做彈弓夾子。他們做了各種彈弓夾子，收集皮筋，熱衷瞄準著打這家的煙囪，打那家廁所牆頭的瓦，打樹梢上的軟柿子，打空中飛著的麻雀、鴿。後來，練習著不用彈弓夾子，把皮筋直接套在大拇指和食指上，指哪打哪，彈不虛發。

洗河終於把高掛在牆上的自行車取下來，在打麥場上騎，在坑坑窪窪的巷道裏騎。他的技術已經高超，雙手撒把能騎到鎮

街，到淤泥河兩岸的村子。萬林常坐在車後架上，有時也坐在車前樑上，兩人攆雞追狗，歡笑不已。村裏誰要去鎮街、縣上，來借自行車，洗河都慷慨答應。半年裏，自行車除了鈴不響外，渾身都響。巷裏有人開始彈嫌洗河沒個正形，他娘拿洗河沒了脾氣，又不愛聽閒言碎語，見了鄰居，說：「唉，我娃沒念下書啊。」

一九九一年春節過後，窖裏的紅薯開始生疤，娘讓洗河把紅薯翻騰一遍，分出好壞，免得都傳染了。洗河把娘的話當耳邊風，騎了自行車去逛廟會。娘只好自己把紅薯翻騰了，生疤的放一堆兒，還沒生疤的放一堆兒。吃紅薯時娘倆的意見不合，娘要先吃生了疤的紅薯，把疤剝了，清洗乾淨，或蒸或煮，洗河要先吃還沒生疤的。娘說：「你盡好的吃，那生疤的疤越來越多，就全壞得吃不成了。」洗河反嘴：「你先盡生疤的吃，那還沒生疤的也就生疤了，就一直吃壞的？」趁娘不在家，洗河把生了疤的紅薯全扔了。

種土豆的時候，娘說：「洗河，晌午了你去把漚的那堆糞挑到坡地。」洗河說：「知道。」洗河把他爹留下的那件羊皮襖，還有一雙皮鞋、一條牛皮褲帶賣給了村裏的馬三，用錢買了一袋化肥，把化肥撒在了土豆地裏。

水田裏的稻子長到半人高，有了蟲害。那種螟繭著稻葉做卵成蟲，沒有農藥，只能用手去挑。而天熱渾身是汗，稻葉劃得胳膊上滿是紅印，又痛又癢。更令人驚慌的是站在稻田水中，螞蟥常趴在腿上吸血，抓是抓不出來，即便抓斷了，螞蟥頭還鑽在肉裏，只能用手拍打，牠才會掉下去。洗河從炕席下拿了娘攢的

錢，僱人去挑。河畔那塊稻田僱人錢花了二百元。娘說：「兒呀！那塊田收了稻米才能值幾個錢，你用肉價買蘿蔔呀？！」

洗河讓娘不省心，娘想著把洗河認給灶神。灶神是上天言好事，下界保平安，讓灶神管了，沒個病災，能順聽順行。選在七月十二日，洗河生日的頭一天，娘給灶神獻了一隻燒雞、三個蒸饅和一盅米酒，等著洗河回來磕頭。洗河卻是天都黑嚴了才進的家門。

洗河是和萬林騎了自行車去東王村逛廟會，廟會有風箏比賽。從崖底村到東王村要翻一道溝，溝畔上的路又窄又陡，洗河騎著車子扭頭給萬林說話，車頭突然向左拐，一時控制不住，喊：「快下快下！」萬林人瘦，兩條胳膊特別長，像個猴子，從車後架上跳下來，伸手就抓洗河後襟，把洗河抓下來倒在路沿上，自行車卻衝出去，掉下溝去了。溝很深，下面盡是亂石，自行車斷了樑，輪子也掉了一個。兩人生氣了半天，萬林說：「這得大修了。」洗河說：「還修個屁！」抱起一個石頭朝自行車砸去，再砸壞了齒輪和鏈條，拿回鎮街賣了廢鐵。

晚上回來，娘知道了這件事，什麼話都沒吭聲，給洗河說：「明日是你生日，你能不能靜靜在家待著，我給你擀長麵。」洗河說：「行，長麵裏還要臥荷包蛋，臥三顆荷包蛋！」夜裏，洗河睡在西廂房，娘在東廂房的炕上，點了燈給洗河納鞋底，燈裏的油乾了才睡下。第二天晴朗，陽光透過窗玻璃，把屁股都曬燙了，洗河起來。院子裏的雞嘎嘎地叫，洗河說：「啊娘，這母雞咋打鳴的？！」沒有回應。揉著眼睛去廚房吃飯，案板上已經擀好了

麵，還沒有切。娘竟然在地上，面朝下，雙腿屈著，一隻手爹得多高。洗河說：「娘你幹啥？」娘還是不作聲。近去把娘的那隻手一拉，娘整個身子翻過來，嘴臉烏青，沒得氣息，人都僵硬了。

* * *

爹死的時候，洗河哭得鼻涕一把眼淚一把，娘死了，洗河卻沒有哭。他要給娘料理後事。爹當年掙回來的錢，給爹買棺拱墓花去了一半，再給娘買棺拱墓，正好把剩下的錢花完。全村人都來埋葬洗河娘，按規矩，得答謝一頓飯，洗河把所有的稻子都託人去碾了，再糴了三斗麥置了酒肉，攏共擺了五十席。村裏沒有那麼多桌子板凳，就在院裏院外，整個巷道，在地上用粉筆畫了一個圓圈就算一席。飯是米飯，菜有八道，一道條子肉外其餘都是豆腐、丸子，炒的土豆絲，熬的腥油蘿蔔。每一桌的條子肉都是有數的，不論男女老少每人一片，可肉碟端來，碟子還沒放穩實，七八雙筷子就搶起來，場面混亂，有的多夾了一片，有的一片沒有夾上，又哭又罵，接著還動了手腳。馬西來的爹八十歲，是村裏的老者，吼了吼，秩序才安頓。席吃了兩個小時，吵吵鬧鬧了兩小時。席間有人吃飽了，又盛了一碗飯菜，離開席說站著吃，連碗帶飯菜卻回了家。有的來時就帶了小塑料桶，嚷嚷著給豬裝些泔水，竟把整碗整盤的飯菜倒進去提走了。好多人喝醉，要紙煙，嘴上叼著一支，再拿一支別在耳朵上。肖吉民是個光棍，說是感冒了吃不動呀，吃了三碗，散席時掖著懷從院門裏出

去。隔壁王福成給洗河說：「肖吉民懷裏揣了瓶酒，你也不管？」

洗河說：「讓拿去！」

三天後的下午，洗河到鎮街去。當日颳大風，吹得人趑趄趑趄，走到鎮街的石拱橋上，已經是夜裏。他坐在橋頭上，突然心酸，想不來他怎麼就來鎮街，來鎮街又能做什麼，眼淚流著流著，人就暈，睡著了。再醒來，聽見說：「啊呀，這麼大的風，你能在風裏瞌睡？」睜開眼，面前站著一個老漢，揹著一個簍，簍裏裝著爆米花機子。

這老漢就是樓生茂。

* * *

樓生茂一臉的鬆皮，只要一拽他的腮，整個五官就變形了。樓生茂這一天在橋頭一家倉庫的山牆後爆米花，洗河就坐在不遠處。樓生茂生了一堆火，把機子架上去，不停地搖轉著裝了苞穀的鐵筒子鍋爐燒，燒到時候了，拿口袋套住鍋爐，猛地去踩開關銷子，嘭的一響，鍋爐打開，半口袋的苞穀花。洗河看著樓生茂爆了一鍋苞穀，又爆了一鍋米，覺得這比手扶拖拉機還刺激，就過去幫樓生茂吆喝：「爆米花囉，爆米花囉，爆一鍋——」他歪頭問樓生茂：「多少錢？」樓生茂說：「兩毛。」他就又喊：「爆一鍋兩毛啊！」樓生茂誇洗河是好小夥，洗河卻要求他能來開鍋爐。樓生茂教了他動作，他趁圍觀的人都不注意的時候踩了開關銷子，嘭，嚇得雞飛狗跳，人群都閃遠。